



許國公奏議卷之四

宋特進左丞相吳潛著

裔孫斗祥男

開模

同輯

奏論海道內外二洋利害去處防貴周密

寶祐四年

竊見朝廷近日措置自東海縣以至澈浦分爲二屯以防襄洋之寇又令沿海制司起發溫台明係籍民船擺布岑江等處以防外洋之寇其說不爲不詳然尙有未盡之蘊照得新舊海州

奏四

一

凡發兵船欲入海道其水路有三賊若欲侵擾淮東則自舊海發舟直入贛口楊家寨鹽城此襄洋也若欲送死浙江則自舊海放舟直出大洋緣贛口之東社苗沙野沙外沙姚劉沙以至徘徊頭金小澈浦此外洋也以上二洋皆屬淮東浙西之境然賊舟若欲放此二洋其源頭皆須經由新海界分東陬山西陬山之中今來戌海諸部士卒其脫身者多聚于東陬山勢須就兩山審度擇寬平去處創築城壘如淮閩之築

荆山指顧而期盡吾事力創屯重兵以防制之於未入吾境之先則畿甸可以奠枕若俟其犯吾之三屯則賊已入腹心矣此當亟令淮閩措置者也若更欲向裏做一二層工夫則贛口之東諸沙累易外洋去處亦有可以聚船屯兵之地此又當亟令淮閩措置者也若淮閩以積久之威名再圖收復新海則前二說卻自可緩特不容不過計而預謀也但收復舊海之策或謂當以計困未可以力取其說曰新海眇在海中

奏四

我之據新海也自淮安運糧由淮河出贛口沿沙岸直上經從東陬山西陬山之中以達于舊海其勢稍便賊若據新海則必自舊海運糧以往我若以數百舟橫截石湫河之口虎視新海則賊運糧之舟無緣可過以達於新海縱不攻擊彼將絕糧自潰此又淮閩所當參芻蕘之言爲萬全之勝者也若賊欲送死四明則自舊海放舟由東陬山之外望東行便相轉而南則可直達昌國縣之石洞關畧然後經岑海岱山三

姑之境以至定海又稍轉而西則可至金山漈浦此其勢若易而實難蓋此路之不通已久矣然使東陬山有可守之城壁可恃之重兵則賊亦有後顧之虞亦決未敢冒然膏進若曰自登萊放舟徑至大七蛇山以至敢浦則此路雖南人皆所不諳況北人乎猶記政和中與女真結海上之盟係自山東陸路至登州與之約要蓋女真海自遼東海道販馬至登州故也使此間海舟徑可至登州登州海舟竟可至此間則政

奏四

二二

和結約必自此取道泛海而至登矣後中原爲虜所有朝廷嘗遣使至高麗欲借路至登萊以至女真之庭麗主不從而回以此知此路之素隔特不可不多爲之備聞沿海制司去歲新創軍屯于向頭以水軍百五十人土軍一百人分爲兩寨與金山相爲唇齒已京師一重後戶更乞行下沿海制司於大小七山蛇山等處以兵船常切探望多立烽燧如前來白劄子事理施行庶幾海道愈爲周密伏乞睿照

奏給遭風倭商錢米以廣朝廷柔遠之恩
亦於海防密有關係

臣竊惟自中興南渡聲教與西北罕接惟麗倭
二國介于東南海隅猶知向慕本朝至今通商
但自來倭人間有失舟者財本陷沒續食無計
雖寄口腹于牙人之家率爲牙人多算火帳其
失舟之倭則假貸于不失舟之倭以償之未免
重困又有高麗境內船隻忽遇惡風時亦飄至
台溫福建慶元界分萬里流落尤爲可念臣兩

奏四

四

歲之間一再見之遂從有司每名日給白米二
升其倭人則俟回艚船隻之回載與同歸麗人
則俟此間商人入麗優給錢米使歸其國無非
所以廣朝廷之仁心仁聞於遠人也但自本司
行之終恐難繼此來欲望朝廷行下市舶司立
爲定例遇有倭商不測遭風水之人從船務日
支十七界一貫五百文本司日支米二升養贍
候歸國日住支仍行下浙東西福建諸州遇有
麗人飄流至各州界內卽仰各州支給錢米發

至本司仍從船司日支十七界一貫五百文本
司日支米二升存養亦候歸國日住支庶幾遠
人皆知朝廷柔遠之恩亦於海道之防密有關
係

奏四

五

至本司仍從船司日支十七界一貫五百文本
司日支米二升存養亦候歸國日住支庶幾遠
人皆知朝廷柔遠之恩亦於海道之防密有關
係

奏創養濟院以存養鰥寡孤獨之民

臣竊見四明爲浙左壯郡生齒最繁素無養濟

院以存養鰥寡孤獨之民委爲闕典臣嘗備數

輔每見陛下軫念黎元之意與天地同其仁

今茲叨守近畿所當求所以上稱明旨近因省併都酒務一所就行增添屋宇改創房屋共爲七十餘間收養鰥寡孤獨之民二百人大口月支米六斗錢十五貫中口月支米五斗錢十貫小口月支米四斗錢七貫已於天基聖節之日

奏四

六

令入院居住養濟無非所以推廣上恩祝延睿算其歲用米約二千餘石錢約六萬餘貫並於本府自行措置上於朝廷係省錢無預下於本府經常錢無關但止就本府自來有管淘湖米內分撥一千石貼助支遣所合專具奏聞欲望聖慈降付尙書省給降省劄付本府永遠遵守實爲千里無窮之幸伏候敕旨

條奏海道備禦六事

一紹興初創立水軍屯駐定海專爲行都後戶之防未嘗輕調一兵遠戍自嘉熙年間督府始行下調遣前赴上流差使適統制林暉係督府舊校勇於奔命更不申聞制司具申朝廷及督府免調自是遂以爲例至淳祐九年統制紀智春備述利害申告本司本司備申朝廷蒙從申免行出戍當年遂擒捕到積年大鯨海寇數百人趕逐倭船出境捕獲銅錢二萬餘貫實得全

奏四

七

軍在寨之力寶祐初當國者不知東南事體科降官錢令本軍造平底船差軍士四百人駕往海州就行捍禦又準起發把隘民船一十五隻并往海州除民船梢工梢首共計三十人外又令本軍起差軍士四百七十八人駕放上項船隻是爲兩戍通差官兵八百七十八人每遇更戍之時又須別差八百七十人或遵陸或航海前往抵替方得前項戍軍回司是一歲之間常是一千七百四十人往來道塗無休息之日又寶祐

元年八月準密劄差官兵三百五十人同民兵一百五十人駕民船三十二隻往料角屯戍切照料角者乃通州料家沙之角民旅船隻自揚子江口入海不欲經涉大洋風濤之險是以沿途老岸尋覓洪道潮長則進潮退則止迂回轉折不計日程以達于淮海非防大敵之要害也徒輟國家門戶之防而置之無用之地尤爲無謂總三項而計之是定海之軍歲減二千九百人之實力矣此軍元額止六千人自來四千人

奏四

八

係慶元府通判廳經總制司管認券錢二千人係慶元府管給券錢而米則盡係慶元府給餉近來緣郡計凋弊而經總制司財賦亦復失陷闕額常數百人則所管之兵止五千人而已老弱疾患又居十分之一則實可用之兵四千五百人而已而二千九百人之往來征戍于淮者又皆選士則其在寨者僅二千四百餘人之常卒而已修備戎器打造戰船收買軍需防守寨柵庫務率不下三四百人則在寨之數僅僅二

千餘人而已而又往年以州兵之闕移屯于郡者五百人以盜賊之熾分屯于東門者五百人則定海本寨又僅僅千餘人爾若海道之責則西接許浦南接福建北接高麗東接日本廣袤且踰萬里探望以舟師巡遶以舟師把守諸處隘口以舟師又欲常整備三五百人以為緩急不測之用於是定海它無一卒可調矣使幸而出一塵之警尙可牽補駕漏以過時日每一長慮卻願實爲之寒心況許浦水軍願管一萬二

奏四

九

千人其任責止於楊子江口北極如通泰如料角正與許浦相直乃其地分不以許浦之軍屯戍而乃以定海之軍屯戍良由許浦以都統之重可上告朝廷而定海不過偏軍下壘情懇不能自達前後制臣又無有爲之申陳者所以陵夷至此極也某雖見極力措辦錢糧及備等下錢并七事件軍裝一面招補闕額然非倉卒之所能辦欲望朝廷將近年創例出戍淮海兩項戍兵免行調發庶幾本軍兵力稍全可以遵照

朝廷指揮措置關防不至疎虞又其最可念者
海濱之人與北方風土不宜至則疾病交作寶
祐三年分徐歡所部四百人亡歿一百一十六
人鍾晟所部四百七十人亡歿一百一人加以
數年將盡爲異鄉之鬼又自寶祐元年調遣以
至四年損失軍器共計七千九百餘件久戍之
船本軍每歲又自差官前往修葺四年之內已
用過錢一十三萬八千二百餘貫加以數年此
軍亦將赤立不復可支吾矣臣竊惟兩淮知院

奏四

十

知府威聲震於沙漠勳烈炳于丹青黃頭郎如
林下瀨船如雲決不欠此千百人之弱卒十數
隻之民艘若以此一千二百二十人之生券自
每歲爲新會三萬八千八百六十二貫文爲米
九千六百三十石到戍回戍行府犒賜優厚共
爲錢約新會二萬貫本司每歲遣戍亦該新會
一萬貫是統爲新會六萬八千六百二十二貫文矣
以上項錢米就淮東招募一千二百二十八人並
作上等効用歲不過欠新會六萬五千八百九

十八貫欠米三千七百六十二石朝廷決不較此瑣瑣使行府不失調兵之名使本司不失見兵之實其於內外邊防均爲幸甚一防江海之險與防平陸之險不同防平陸之險專以人力防江海之險專以人謀蓋賊雖有千船萬艦才一開岸卽爲風水所使散漫四出決不能成艤合伴并力于我我但得精卒三千人堅好之舟三十隻屯泊于賊所必經之地一舟過卽殺一舟自可使之無復遺類此機六韜三略之所不

奏四

十一

載而前史往牒之所未詳也

臣

竊惟自中興南

渡立國錢塘所以創許浦水軍於平江創澈浦水軍於嘉興創定海水軍於慶元府無非爲京師左右前後門戶之防但許浦枕揚子江而置司去京師爲遠惟澈浦去京師爲近而不知澈浦之外又有所謂金山乃應千舟楫所必經往稍泊之地臣二紀之前假守嘉興適逆全有窺海之意臣遂具申朝廷創招水軍千人于金山又爲澈浦之外拓至今人以爲宜今定海水軍

雖得控扼之地然於防制倭麗則有餘而于遮
護京師則不足若曰山東之賊欲送死鯨波則
自膠西放洋遶淮東料角諸沙之外自有徑截
洪道直達前所謂嘉興之金山不必更放大洋
不測之淵而有餘而於遮護京師則不足臣今
體訪定海之裏有地名曰向頭至錢塘江只一
潮汛乃應千舟楫所必經從上渾之處與嘉興
之金山無以異而形勢則過之且有地可以建
寨有山可以藏舟臣欲招刺闕額水軍五百人

奏四

十二

人人必皆選士就彼屯駐設有緩急則增兵占
守可以萬舉萬全而京師有金湯之固矣昔高
廟朝御史中丞沈與求嘗奏云議者皆欲於向
頭置屯使賊至此已是入吾腹心之地蓋是時
登萊海密尙與本朝相關而高麗亦羈縻未絕
故或者猶有不肯厭安江沱之意而與求之論
所以欲向外下江方今時異勢殊臣所以舉此
一節者欲以證向頭置屯先朝諸臣固嘗言之
非臣之苟言也一慶元府諸邑惟昌國象山定

海枕海而處奉化亦半之沿海之人多惡少亡命以漁鹽爲業大率剽悍輕捷在水如龍非官軍比也浙之東西以及福建凡並海而生者雖無非習熟波濤之夫獨以慶元人爲稱首凡販海者以百人爲率慶元之人僅著十分之二三蓋恐其多則能併殺其徒也此可見此邦沿海之民最悍而最可用

臣頃奏聞興復砂岸以六家土戶之世業復歸而還之量令照右例輸納官租正欲爲團結之地今官司歲收不過十七

奏四

三

界十四五萬貫文

臣今欲仍弛以予之卻令當土大家隨其地分及砂岸廣狹事力共團結強壯三千人仍與各辦衣裝器械大略如往年兩淮近年沿江團結民兵之法置立頭目部勒隊伍遇秋時漁田之業隙則以千人合教于郡三歲周而復始蓋一舉而有三利焉緩急之際此三千人可以當三萬人之用一利也既就團結則姓名皆在官司爲盜賊者不可容販私鹽者亦可戢此二利也三利大家土戶既永免砂岸

納錢其利無窮且永無寇攘如近時三山小柵
焚掠之虞特不過一番置辦軍裝器械之費實
係以合納官錢而辦官事固其所樂從而喜聽
者也一本司自嘉熙年間準朝廷指揮團結溫
台慶元三郡民船數千隻分爲十番歲起船三
百餘隻前來定海把隘及分撥前去淮東鎮江
戍守夫以百姓營生之舟而拘之使從征役已
非人情之所樂使行之以公加之以不擾則民
猶未爲大害柰何所在邑宰非貪卽昏受成吏

奏四

十四

手各縣有所謂海船案者恣行賣弄其家地富
厚真有巨艘者非以賂囑省吏隱免則假借形
勢之家拘占惟貧而無力者則被科調其二十
年前已籍之船或以遭風而損失或以被盜而
陷沒或以無力修葺而底沉或以船身老朽而
弊壞往往不與銷籍歲歲追呼以致典田賣產
貨妻鬻子以應官司之命甚則捐棄鄉井而逃
自經溝瀆而死其無賴者則流爲海寇每歲遇
夏初則海船案已行檢舉不論大船小船有船

無船並行根括一次文移遍于村落乞取竭於
雞犬環三郡二三十里之海隅民不堪命日不
聊生待至起到舟隻則大抵舊弊破漏不及丈
尺槓具則疎略稍火則脆弱亦姑以其文塞責
而已民被實害官無實用且天險之防以人心
爲本先使百姓憔悴根本動搖脫有緩急何恃
而亡恐臣已結爲義船法謂如一都每歲合發
三舟而有船者五六十家則令五六十家自以
事力厚薄辦船六隻船身必堅耐槓具必齊整

奏四

十五

稍火必強壯歲發三舟而以三舟在家營生一
歲所得之息則以充次年之船辦槓具招稍火
之用立以程限守以信必歲歲遇當把隘之日
則如期駕發以至軍港聽候調遣於是有船者
無倖免之理無船者無科抑之患永絕姦胥猾
吏賣弄乞覓之苦永銷濱海居民破家蕩產之
憂人心固則天險固三郡邊海之人莫不欣然
聽從事將就緒實爲海道無窮之利也一此邦
沿海凡有九寨口大嵩管界海內白峯岱山三

姑岑江螺頭計土軍一千四百八十三人朝廷
創立本欲與定海水軍相爲犄角肅清海道承
平旣久寨無可用之卒卒無可用之舟半是買
閑半是占借教練不習擊刺不閑兼九寨巡檢
名係軍班部吏孺子並不諳所謂海道事宜目
不曾接風濤足未嘗履海岸嘗惟循襲故事培
尅自肥而已故此一千四百八十餘人之土軍
徒費國家錢糧衣賜亡具甚矣區區欲望朝廷
將九寨巡檢向去遇有滿替之人許從制司選

奏四

五

辟曾從軍伍諳熟海道慣會船水之人充巡檢
職事庶幾頭目之人以漸更易眾聽不驚而寨
卒亦漸可訓齊教習以無用爲有用仍遇有盜
賊許令定海水軍主兵官會合調遣一應功賞
並與水軍一體施行實爲海道悠久便利于海
道之防所急舟船器械教閱訓練臣豈不願仰
遵宣諭指揮盡心力而爲之但大槩非赤缺

奏乞休致及蠲放官賦攤錢見在錢米增積之數

以上缺

然亦且及暮而已爾今者

仰憑帝力稼事大登上賴皇威海氛寢息而
年冉冉其將暮行昧昧而未休疾病縈身憂畏
銷骨爰瀝忱恂之悃曲祈蔭庇之仁恭望皇帝
陛下垂念蓋惟許還印綬六十三而休謝儻追

奏四

七

范鎮之蹤生老死於太平庶遂邵雍之願臣無

任祈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取進止臣貼黃照

對臣忝以舊輔典藩素知陛下憫念黎元之心

故臣自去秋領郡卽將寶祐元年秋料三年夏

料住催繼又將二年秋料三年折帛錢蠲閣近

又以明堂在近須將三年應干官賦並行除放

前後共放過錢五百四十九萬一千七百七十

七貫六十文又累政以來多將公吏寄庫拍戶

百姓逋負攤賴各催之錢理爲交頭見在被監

奏按象山宰不放民間房錢寶祐六年

臣聞諸孟軻曰見無禮於其君者如鷹鷂之逐鳥雀也臣終身誦之惟謹照得朝廷近以雨澤

愆期徧行祈禱恭奉聖旨應民間房賃不以大

小統放半月汪濊之恩被於海隅臣奉行惟恐

不虔登時具文榜行下諸縣一體遵守繼聞縣

道多有與大家一戶爲伍沉匿文榜不行揭示

者遂分差人吏前往監督縣吏逐一施行續據

差下象山縣吏貼李奎回同供責稱本縣自來

奏四

十九

凡朝廷及本府寬恤事宜例不曾奉行并取到市戶胡三十太等具狀稱三十太等今奉太使府差人前來契勘放免官私房節白地等賃錢等事且三十太等各係經紀小民賃屋居住開店每遇太使府及上司并奉聖旨節次行下減放賃錢無不感戴雖本縣備榜曉示緣本縣鄉里屋主皆係寄居官戶者卽不曾遵照指揮放免所是賃錢投月典還掠錢人交納如到冬節它放三日歲節五日上元節三日其他卽無減

放設若質客欲退官放便被起離所以並不敢
執退官放所責證並是的實又據李奎供本縣
因聞胡三十太等 狀其縣吏毛益卽取覆知
縣追胡三十太勘斷責令退狀口稱屋主炒人
你若責狀去州府回後只來你身主討事 臣竊
惟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象
山豈非王土乎爲象山之官吏與寄寓縉紳非
王臣乎而奉旨蠲放房賃大家上戶視之如無
縣道官吏知有大家上戶而不知有君上非所

奏四

三

以辨上下定民志也事若甚微關係實大司馬
光通鑑之首專以名分爲言其旨深矣 臣欲望
聖慈特發睿斷將宣教郎知象山縣孫逢辰量
與鐫秩以示懲警仍行下無干礙監司根究本
縣寄居房賃最多不有上旨不伏蠲放之人施
行一二庶足爲慢上尅下者之戒其於教化不
爲小補須至奏聞者

奏乞就淮西管下歲糴以繼軍食之闕

照對臣自前歲抵郡夷攷本府不可支吾之因

專苦於軍糧之不繼遂行奏申乞就淮西管下
歲糴十萬石已準尙書省劄子備奉聖旨許令
本府據欠闕之數前往收糴亦不拘十萬之數
本府兩年之間百計提聚官錢僅能糴及六七
萬石尙未及一歲十萬之數近緣青黃不接軍
食正艱遂差官吏往平江收糴四萬石以備支
遣併將昨來朝廷發還借支義倉米價錢四十

奏四

三

萬貫收糴一萬石以償上件義倉窠名共爲米
五萬石已差撥軍船雇募民船摺運船載出港
之間忽準發運司反汗拘攔所有昨來已奉聖
旨指揮未肯行用緣本府尅期尅日以待此米
之至支散二十四五日水軍廟禁軍土軍共一
萬餘人軍糧實是狼狽萬一庚癸之呼某一身
不足恤如國事何不免星馳具狀申聞欲望朝
廷特賜敷奏降付尙書省劄下發運司照所降
聖旨指揮卽與通放施行臣無任延頸俟命如

因待赦之切 貼子臣 昨因郡境入春以來頗

有早意深慮秋成難準急在聚糧傾竭帑藏所
儲又委本司參議官趙汝侁前往嘉興府收糴
一萬五千石併委權本司計議官杜友寬就鎮
江府管下收糴小米五千石雖據各官回申已
行糴下伺候起發外今來切恐各具仍復把持
不與通放頗計利害欲望聖慈併下尚書省備
劄各處及發運司照應通放施行伏候敕旨

三月初五日具奏乞歸田里

開慶元年

臣輒瀝危衷仰干聖聽臣一介疎遠祇事聖明

三紀于茲旁無蚍蟻之報自頂至踵悉由陛下

拔擢悉由陛下保持以至今日伏念臣起自書

生叨塵宰輔分量已極自壬子去國坐享祿秩

優逸山林卽是臣上戴陛下始末之恩結裏此

生了無遺欠矣丙辰初夏忽蒙陛下曲加紀錄

起之郵闕臣再三懇免直涉季秋疊奉宣諭謂

目今海道不異邊險且詔鄉守諭旨準發臣上

奏四

三

受主知緬懷國事感激流涕遂不敢以衰病辭

雖知勉竭疲駑竟亦何補毫髮去秋僥踰再考

復被因任之命時適東海告警連準密院奉旨

行下調遣兵船申嚴海備日不暇給臣不當於

此時乞身黽勉就職又越半歲矣然未嘗不力

告宰臣乞賜密啓蚤俾歸休近又嘗以殘軀百

疾死期三證祈籲宰臣其衰實非旋爲飾說今

春令已深風色向順洋海保無它虞如昨承朝

命團結三郡海艘悉以辦集其數不下三數千

隻見以籍冊奏申其他兵政民務無慮數十條亦皆圓備且帑有餘賞倉有餘粟凡可以爲此郡經久之計者已無餘策自此凋郡恐成樂國在臣復何貪戀更不知止矧重之以疾證死期乎易之謙卦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人道惡盈而好謙鬼神禍盈而福謙蓋天地人特具其理而鬼神則直著其事甚可畏也是用殫瀝悃忱歸命君父欲望聖慈恢天地好生之仁廣日月無私之照念臣久侍帷幄曾獲

奏四

西

備心膂股肱之寄在內在外不敢少負國家憐臣年事浸迫血氣已衰譬之閑廐老馬惟有悲鳴難任鞭策察臣粗知消息進退之義卽非詭激以欺陛下特出聖斷許臣挂神武之冠或俾奉祠退伏田里獲遂首邱之願又臣竊伏惟念先帝在御三十年凡十放進士之榜其被親擢膺首選者俱已殂謝惟獨臣僅存陛下上軫豐芑之遺次軫帷蓋之舊必賜興惻俯垂聖允臣干犯宸嚴無任瞻天望聖真切懇祈之至

二十三日再具奏乞歸田里

臣近嘗具疏乞歸田里恭奉詔書不允者祇承

溫詔備極哀褒銜戴洪恩惟增深隕臣聞臣子

之事君以勢分言則君猶天也天忱不可瀆以

情分言則君猶父也父則容可愬伏念臣行年

雖六十有五而涉世已踰四十年心損於思慮

之多志喪於摧挫之多膽薄於憂畏之多氣耗

於酬酢之多積此四多滯爲百疾於是臣實病

矣其所爲盡瘁於職業者蓋恐食焉其事

奏四

五

不有人禍必有天刑如古人之所云本非精力
之有餘也職事之最大者無過於撫養下民以
奉藝祖紫雲樓之詔誓以體陛下培植根本之
訓爰而此邦禮憲稔弊其所由來者漸矣前乎
爲守者不過依違澆認以求不得罪於巨室未
嘗爲百姓伸枉寃直是非臣自惟嘗忝宰輔爲

陛下抑豪強以扶貧弱安田里以弭盜賊臣之

職分也豈可使百姓失職而坐視其嘆息愁恨

哉於是事至有司不得不奉國家之法令以行

夏四月初九日復具奏乞祠

臣三瀝丹悃上冒聖聰臣頃緣身病於負薪之

憂心病於上棘之憂荐貢封章懇祈閒退聖恩

天大屢被溫綸至援尹吉甫烝民之詩訓臣以

仲山甫之事業且曲加諭旨曰決未可言歸曰

切不必重請臣祗承明詔感極涕零但臣之真

忱實有不容自己者謹卽是詩而備陳之且其

詩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所以表仲山甫之勤

瘁卽詔旨所謂不憚其勞也又曰不侮矜寡不

奏四

七

畏強禦所以表仲山甫之正直卽詔旨所謂不

撓其志也尹吉甫之於仲山甫可謂能知其心

善著其事矣而乃先之曰旣明且哲以保其身

何與臣深探尹吉甫之意而驗諸詩之下章曰

德輔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維仲山甫舉

之愛莫助之說者謂政事易耳而不人能行維

仲山甫能舉此德而行之惜乎莫能助之者是

知尹吉甫欲仲山甫爲保身之謀正爲仲山甫

寡助之慮也夫以仲山甫賦政徂齊每懷靡及

忠勳如此而尹吉甫尙爲之隱憂臣實何人不

堪爲仲山甫執鞭而矜竝孤立則有類尹吉甫

之所云者臣何敢獨恃聖知而不求所以保身

之道乎保身之道惟在乞身以去爾今臣之當

去者不特此邦之人以爲宜而天下之人莫不

以爲宜此邦之人則曰推而不去是頑鈍也頑

鈍可耻也天下之人則曰久而不去是貪戀也

亦可耻也於是臣不但畏此邦人之議而且畏

天下之議身心之病愈不可藥矣反覆而思惟

奏四

三

有積忱歸命君父欲望皇帝陛下念其坎壈平

生憐其顧惜晚節赦其攖拂威命特推從欲之

仁俾遂首邱之願臣儻未遽溘先朝露猶可退

與鄉人子弟講明孝弟忠信之義以鋪揚聖化

而歌詠太平是陛下賜臣爲聖世無玷缺之人

而或庶幾於仲山甫明哲之萬分一矣葵藿寸

衷雖不獲糜捐以效報尙當啣結以酌恩臣神

往形畱意長語短惟是數瀆宸嚴無任瞻天望

聖激切惶懼之至取進止

秋八月初一日具奏乞禱

臣輒瀝丹忱上干聖聽衰悴之蹤待罪海閩歲且三周雖粗竭於疲駑然日增於疾疾固嘗密陳悃幅屢祈君父茲以夏秋之交暑氣侵蝕病體益難支吾不敢輒具繁詞謹以情實籲告君父欲望聖慈特賜矜憐卽垂睿斷令臣歸伏田里退安晚節或畀真祠之祿少逸餘齡實戴君父頂踵乾坤之造臣干冒宸嚴無任激切懇祈之至伏乞睿照

奏四

无

十三日再具奏乞歸

臣比緣負薪之憂嘗上乞骸之請恭承溫詔未拜俞音伸再櫛以籲天望九霄而跼地竊惟臣子之事上在明進退之宜聖主之御臣務存始終之義顧臣澆落久備使令每當雪霜摧剝之時獨賴乾坤覆載之力官高祿厚毫髮之報茂聞福過災生膏肓之疾浸劇自量謏陋積誤未知不惟委寄之隆尙策於駑駘抑且拔擢之峻徧及於豚犬一門何飾舉世莫京消息盈虛與

奏四

三

時偕行易昭明訓陳力就列不能者止聖著格言敢以衰殘之蹤猶冒旬宣之寵况復平生之多難凜乎晚節之有虧數蜀范鎮謝事之期已踰兩載誦歐陽修告老之疏何待來年恭祈日月之明曲賜膽肝之照垂憐狗馬常結戀於蓋帷特俾翕翹獲退安於飲啄雖桑榆之景迫但葵藿之心傾臣干冒宸聰無任瞻天望聖激切懇祈之至取進止

冬十月一日內引奏劄論夷狄恃力中國
特禮四事

臣頃待罪鄞閩迫於衰疾屢上乞骸之請仰荷
從欲獲返山林突未及黔忽叨命召俾奉內祠
而侍經幄一放天筆再遣使輅四勤宣諭捧讀
聖訓有曰待卿之來以刻爲歲臣感激流涕不
能自持何敢以出處之常節廢君臣之大義戴
星疾馳趨赴闕下茲叨內見瞻望清光積八年
葵向之忱輒吐涓埃上裨海岳恭惟皇帝陛下

奏四

三

臨政願治三紀于茲適際時艱以四十餘年兵
不解甲之天下而當數千年以來所無之夷狄
忱憂乎其難矣然中國夷狄自古常對立於天
下夷狄之所恃者力中國之所恃者理在彼者
有彼之可恃而或竊我之所恃在我者無彼之
可恃而又失我之所恃則勝負之形已判矣故
中國之所謂理者在畏天命書曰天難諶命靡
常常厥德保厥位又曰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
降災祥在德又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苟對越

之際多違譴告之至不察畏於口而意不實敬
以文而事則非有好時太乙之禱祈無桑林雲
漢之克責是我失其所恃也故中國之所謂理
者在結民心書曰民爲邦本本固邦甯子臨兆
民凜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又曰民罔常懷懷
于有仁又曰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苟內之司
存外之郡縣借體國之名而窮聚斂假奉公之
說而極誅求用有司之刑獄桎梏爲一己之苞
苴囊橐是我失其所恃矣故中國之所謂理者

在進賢才書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又曰佑
賢輔德顯忠遂良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
心以敬事上帝苟服讒蒐慝誣善醜正無保惜
愛護之意有摧折困沮之風仁賢空虛氣象蕭
索是我失其所恃矣故中國之所謂理者在通
下情書曰稽于眾舍己從人又曰每歲孟春迺
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又
曰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流是惟艱哉苟上
下蔽蒙耳目塗塞持祿固位之習錮犯顏逆耳

之節微全身保家之計精闕時憂國之念薄是我失其所恃矣我既失其所恃甯不虞彼竊而用之乎譬之身焉天命所以壽考我也民心所以元氣我也賢才所以精神我也下情所以宣導我也願自有而自棄之可乎雖然若此者皆羣臣之罪非陛下之本心也陛下本心如青天白日雲陰暫翳未嘗不隨卽開明臣區區之愚欲望皇帝陛下自咎自艾於天地祖宗之前亟下痛切之詔務在明白洞達不必回護掩覆昭

奏四

三

布舊失力圖今是以回吾之所可恃所謂悔過不嫌於深責己不嫌於重如使念慮之眞實自然幽明之感通人情既舒天意必悅天意既悅狄難必寬其他備禦之方自可次第而舉惟陛下畱神宗社幸甚生靈幸甚

冬十一月日以韃寇深入具奏乞令在朝

文武官各陳所見以決處置之宜

臣輒瀝危衷仰干聖聽臣遲暮之迹比從鄞閩

屢疏乞骸甫獲歸田忽叨命召俾厠經幄一放

天筆四承宣諭兩遣使華聖訓真切臣跪誦一

言則血淚一滴非不知鄂寇已迫於江沱廣寇

已踰於賓柳重惟君臣之大義不敢徇出處之

常節疾驅赴闕止謂備數勸讀之末時効一得

之愚上裨聖算不料僅入國門卽被駭庭之命

奏四

三

擢置左轄主憂臣辱不敢牢辭雖黽勉夙夜應

酌科瑣然不過祖安京師畿甸之人心豈能遽

卻侵犯內地之強敵孟子所謂三年之艾尙不

能炙七年之病況沉痾之疾弄成壞證而欲以

頃刻之艾炙之使盧扁復生且將望之而走今

鄂渚有重臣以宣威有驍將以禦侮援師雲集

勝勢日張似可少寬西顧若湖湘一路直透腹

心無高山大澤以爲之限無精兵良將以爲之

防如廣南制司前月二十有四日報稱賊叩靜

江城門交射而卻旋退屯四十里自是越二十
餘日無一字到朝廷至十月二十日則湖南帥
憲兩司之報猝至謂賊已於初十日突至清湘
矣今又八九日帥憲兩司並無續報萬一又有
如廣南之一節無報而清湘之警報猝至不知
上下將何以爲策或進或退或行或守皆非一
旦之所能辦竊恐誤君父誤社稷誤生靈貽笑
萬世是時惟有一死何益於國漢人有云先事
而言常患不信事至而應又患無及今不可謂

奏四

三五

之先事矣臣非不能爲寬譬之言曰此非韃也
蠻也又曰此蠻與潰兵合也非眞韃也又曰雖
韃也然又不能多也又曰韃所志者金帛子女
旣有所擄掠不久能自遁也此言幸而中則可
竊鎮靜之名善料敵之譽不幸而不中禍變忽
臨縱食爲此言者之肉果何補哉臣愚欲望聖
慈以臣此章宣示二三執政給舍臺諫殿帥使
各述其所見并指陳韃賊有無必至之患目前
當作如何布置親具手疏以聞卻乞降付臣參

酌庶^臣可資眾益以爲處置之決毋徒曰國家
之事一相任之^臣不任懇切伏望睿照

奏四

美

春三月一日奏論韃賊深入乞充前日之

悔悟以祈天永命消弭狄難事

景定元年

臣一介遲暮頌陛下以狄難孔殷召臣於山林

重惟主憂臣辱不敢以時艱爲避就力疾赴

闕始不過謂密侍經帷時貢小忠而已不圖聖

恩復加柄任臣旣入國門無定可逃黽勉就到

倏五越月賴旬宣重臣提大兵以解鄂渚之圍

分精兵以勦湖南之寇四方上下日冀肅清然

賊智愈深賊勢漸濶重蠹木而荏苒蠶食葉而

奏四

三

浸溢大抵其狡焉之謀最善於以退爲進以久

爲速以聚爲散以客爲主以徘徊延款之形藏

飄忽震蕩之勢又善於造訛設詐使被擄而來

歸與背虜而投拜者妄相傳播以中吾之所喜

竟吾之所憂而迄遂其所大欲今已入吾堂奧

潰吾腹脇正恐其未肯遽舍而去縱去吾內固

已困矣推原亂本禍根良由十數年來姦臣儉

士創爲虛議論實事功之說以迷國誤朝凡忠

君愛上規正闕失之言盡諉之爲虛議論凡殘

民尅下陷害忠良之舉反推之爲實事功舉一世之人猶食稻衣錦而趨之者則與亂同事之事也舉一世之人若赴湯蹈火而避之者則與治同道之事也創譁訐之名標不靖之目以空國中之善人而其禍至一二年而愈酷於是毆民以附賊毆士以從賊毆天下之人以不仇賊而反幸賊夫人主欲有所爲而大臣不敢糾其非大臣欲有所爲而百執事與士庶人不敢糾其非附和逢迎媵阿諂媚雖至背理傷道亦付

奏四

三

之一默朝廷之上可爲靖矣可謂不譁不訐矣詎料積而爲夷狄之大不靖乎官職富貴則稔禍之臣櫻拏以去而大患難則以遺陛下可勝痛哉臣雖勉竭於科瑣僅而左右之支撐反覆深思惟有祈天永命之一說全在陛下而已所謂祈天永命全在陛下悔悟之透徹而已天下只是一箇道理只是一箇天天只是一箇心儻非陛下存於中者念念與天通發於外者事事與天合則皇天決未悔禍皇天未悔禍而欲敵

之悔禍猶卻行而求前也自昔堯舜禹湯文武之君稷契伊傅周召之臣都兪吁咈口口只是說天夫豈推注於荒忽誕慢之域者忱以人主爲天之子父子之間情愫易達善惡易見感應易孚故曰上帝臨汝毋二爾心故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此非可以言貌欺非可以緇黃禱也如使意不忱而心不實徒有收拾君子之迹而厭薄君子之根未除徒有屏棄小人之迹而回護小人之根未除徒有遠聲色之迹而蠱惑之

奏四

三

根未除徒有賤貨利之迹而豐殖之根未除徒有開言路之迹而浸潤之根未除徒有扶持公道之迹而恩愛之根未除徒有培植邦本之迹而戕賊之根未除徒有愛惜民力之迹而營繕之根未除諸根未除則是陛下之念慮未純乎天也陛下之念慮未純乎天而求天之純佑陛下豈可得哉故臣專望陛下充前日之悔悟而更爲今日之大悔悟夫至靈至明者莫過於此心陛下以神武睿哲之資加以歷事變之久閱

義理之熟一自反觀於至虛至明之心則知宗廟社稷人民億兆后妃宗戚其休戚存亡皆在陛下之一身而陛下尤欲自壽其身以久享至高極貴尊榮之福念之至此則必有惕然不能自己者特恐陛下不念爾臣年將七十無絲髮眷戀人世捐軀致命自所不辭但所深病者壞局在他人之手而臣萬一代之受其敗書之史冊必曰今相某而不曰前相某又必贊之曰某既無扶顛持危之才且不能盡忠竭忱正救其主

奏四

四

泯泯瘖瘖黯無晶光以至于弊臣負此沉寃九隕且不瞑目故數十日之間髭髮盡白疾病轉深形骸僅存神識已散是用略伸愚悃仰瀆聖聰儻陛下幸聽臣言而皇天不爲之祐助夷狄不爲之消弭則是唐虞三代聖人之言不足憑孔子六經之書不足信天下決無是理也惟是臣才術短淺無以濟時康國上負陛下注倚且不能自盡其難而猥効古人責難之義罪大不可赦并乞特發睿斷亟賜竄逐雖投之斧鉞是

奏論國家安危理亂之源與君子小人之

界限

臣輒瀝危衷上干聖聽臣一介衰遲頃自鄙聞

引疾乞骸仰荷從欲之仁還山甫浹日而聞廣

寇踰賓柳而東鄂寇越黃漢而南陛下亟以經

幄召臣重惟君臣之大義不敢以時艱爲避

就扶病赴闕亦不過謂密侍瓊廈時貢小忠而

已不謂陛下遽以前人之敗局而付之臣既入

國門無路可逃黽勉祇承應酬科瑣猶賴陛下

奏四

聖

惕然悔悟引咎責躬大洗寃沉畢達幽枉臣遂

得以憑藉尸位數旬之久然其間關於國家安

危理亂之源與君子小人之界限臣向未及痛

哭流涕爲陛下言也前日忽觀章鑑塗歸高斯

得之章臣爲之駭愕不能自持照得臣於斯得

素非腹心之交金石之友歲在丁未臣在田野

但聞斯得爲浙東刑獄使者疏劾鄭清之史宅

之輩親黨數人邸報流傳四海之人皆爲擊節

於是始敬其人逮歲在辛亥臣猥蒙陛下擢

置次輔一時收召當世知名之士而斯得預焉
柰其好爲危言激論上拂陛下之聽下忤首相
之意而陰窺密伺者因得以遂其一網之謀自
壬子以至己未八年之間公道晦蝕私意橫流
仁賢空虛名節喪敗忠嘉絕響諛佞成風天怒
而陛下不知人怨而陛下不察稔成夷狄之禍
實爲宗社之憂幸陛下奮由聖斷甫爲善類伸
一線之脈而姦人又從而摧遏之臣實痛焉如
斯得閩漕之事臣固未詳其虛實特二吏之斃

奏四

聖三

正是有位者殺之以滅口而反以爲證乎近日
賊吏動至數千百萬甚者召寇啓戎使國步顛
危生靈魚肉陛下玉食爲之不御枕席爲之不
甯鑑胡爲盡付瘖啞而獨加怒於陛下已拔拭
錄用之斯得乎竊見鑑塵容俗狀諂笑脅肩徒
以嘗與大全同官傾心附麗躡躑要途斯得縱
非全名之士不猶愈於腹無點墨面有甲顏澳
忍依違嘗糞舐痔之鑑乎昔元祐間孔文仲爲
諫議大夫劾朱光庭除太常少卿不當宰臣呂

公著率同列辨甚力乃寢其奏光庭竟就職董厚逸黃慶基爲御史劾蘇軾兄弟宰臣呂大防力爭乃罷厚逸慶基言職與州軍差遣夫元祐最爲國朝盛時臺諫論列不當宰相猶得爭是非辨曲直況給舍乎臣自視望實輕淺決不能效先朝元臣大老回天之力然陰陽消長之機世道反覆之候於此覘焉臣不得不爲陛下告也臣曩叨柄任蕭泰來首彈李伯玉是時臣不能明目張膽以感悟陛下僅嘗於榻前救解羣

奏四

聖四

小樽沓國事日非浸淫至於今日臣亦豈容不分任其咎哉鑑近日數詣臣乞爲弟鑄除郎又乞爲除職因任又爲其姻家郎伋求歸班臣實鄙賤其人不復與之酬答孟子所謂與惡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于塗炭臣之于鑑何以異此臣若不早折其萌又將貽天下善類之禍彙卵之危國家甯堪重壞哉欲望陛下稍垂日月之明毋使小人之陰乍翕而驟張暫息而遽燃以成夷狄之陰臣雖陷鼎鑊之誅亦所不辭謹具

手疏以聞

臣

干犯宸嚴無任激切屏營之至取

進止

臣

頃尸鄞閩抗疏乞身固嘗告陛

下以

臣

骨相素奇屯而命運適衝併若畱之一

方必將興災召釁非軍民之福陛下於是縱臣

之歸今鄂寇未清湘寇叵測囚停則智長事久

則變生社稷生靈之憂凜凜乎未知攸濟

臣既

無耆龐福艾之相又非扶顛持危之才終恐誤

陛下大計欲望陛下亟發睿斷放

臣

退伏田里

別選奇才厚福之人正位台席

臣

數旬之間髮

奏四

聖

髮盡白百骸九竅無非是病惟陛下憐之并乞

睿照

臣

又有未盡之悃敢空臆爲陛

下陳之

臣

最痛切者羣臣上下合黨以欺陛下

惟陛下不知而稔成國家之禍則陛下獨當之

且如高斯得之事此其蒙蔽陛下之大者也斯

得爲湖南提刑嘗發部民陳衡老之姦惡清之

當國遂將衡老黥籍而高鑄者爲衡老行財營

救斯得遂發其事高鑄遂被黥配時高鑄名高

錡後方改名鑄冒受官資大全得志高鑄用事

恨憾斯得欲置之大譴大呵之域於是大全用章鑑之弟章鑄爲福建漕以搜剔斯得之過適斯得平日持論大苛每於與憲逢人攻詆又積與憲之怒而沈炎實爲與憲心腹爪牙大全高鑄發蹤指示而炎甘爲之搏噬今姦黨盤據血脈貫通故鑑又爲此舉而炎亦姑泛論大全以愚陛下使陛下眞以爲非大全之黨也欺皇天后土欺一祖十二宗欺陛下以趣天下之危亂者皆此等一宗小人爲之陛下如不信

臣言乞

奏四

吳

索高鑄元配案視閭之庶幾信而有證今以高鑄一黥吏之故而戕賊善類略不顧惜上天爲何

臣

言之至此血淚迸流伏乞睿照

又貼黃

臣老矣粗諳世故豈不知事有緩急時有難易惟願包荒隱忍以漸啓沃使君子小人各得其所以養國家安靖和平之福不謂何物老醜乃敢挑釁召鬧以格陛下明詔所謂世無終棄之才永錮之士其懷諂扶姦罔上附下情理尤爲

巨蠹并乞睿照

十四日具奏論士大夫當純意國事

臣聞韓琦初除諫官往謝王曾曾語之云士大

夫當純意國事向來如高若訥輩惟知徇利如

范希文亦未免好名琦服行其言故其平生大

節獨光明俊偉爲朝碩輔臣謂純意國事四字

豈惟臺諫當然凡在臣子皆當如參前倚衡之

不容須臾離也近者徐庚金等抗疏言事謂之

非讜論不可也惟臣獨察其情庚金蓋謝方叔

之死黨也其初未嘗交方叔臣丁未典舉庚金

奏四

四

實爲選士已而臣叨塵右席庚金猶未有一日

考任臣拔之爲京府教官旋背臣而右附於方

叔矣於是連得峻遷及其去國乃始貽書於臣

殆如牛腰臣再叨柄任甚厚望於臣以包荒

明望之義復引而進之忽一日其館主人吳氏

以不仁不義激鄉民之變將有嚴陵何氏之事

臣方喻帥臣葉隆禮亟行銷弭而庚金告臣必

欲以大盜誣治鄉民時邊遽正急內地惡少多

有嘯聚奪攘之證臣密行布置彈壓僅得無虞

庶幾其不爲外寇之資未免斥卻庚金而庚金
怨臣方應發者臣不知其爲就何人屬吏以外
改文字白臣但見其嘗爲校勘而不知其嘗
爲宗諭頗難之饒虎臣力加引進臣乃處以博
士而應發終怨臣程元岳固丁大全所識拔爲
校勘者也臣以國子錄遷之元岳怒以爲左降
教今武學諭黃夢炎致曲於臣亟叙之爲博士
而元岳亦怨臣昔者有蔡抗係臣己酉省闈所
放進爲其改秩其登朝多臣之力歲在壬子臣

奏四

果

引之爲國子司業猶未嘗歷郎也人方議其進
擢之驟屬臣薦徐霖爲說書而抗恨不已及於
是歸投方叔求有以自効未幾則假借小故以
身引去且率諸生偕去以動搖臣而臣果去矣
方叔乃召抗一時遷爲法從以至參大政庚金
等謂弄濁在前可振袂而趨之或能動搖臣或
雖不能動搖臣而使天下傳之曰學官相率而
去朝廷亦可以爲臣相業之玷他日不妨可爲
蔡抗也迹庚金所寄聲館中之士有曰若輩只

會權郎只會兼講略不能助我輩立赤幟則其貪愛官職怨懟朝廷之真心可見矣是豈純意國事者乎雖然不可以情之非而沒其事之是也宋臣爲天下怨府雖三尺童子皆欲剗刃其腹雖禿千兔之毛刊萬山之竹不足以形容其過惡陛下聰明遠邁堯舜固不能不喜其供奉之勤而未嘗不知其姦凶之迹誅遠棄斥之意固已久矣豈待諸臣之言而始焉決之決哉特聖心仁厚不能爲四夷之屏而已然以臣愚見

奏四

聖

內外皆祠也孝宗嘗置甘昇於霑甯廟嘗置王仲謙於池若今宋臣以外祠或越或嘉興或安吉俾往居住亦可以保全其富貴而全其終身豈非君臣始末之大恩哉何必畱之輦轂之下以滋輿人之議也沈炎自爲小官本無大過特用非其據不自植立附阿時宰舉天下之善人莫不碎於其手且彼自言非大全之黨而奏疏中稱頌大全有曰鼎輔方新鈞平持正精神之所感召意氣之所鼓動臣民仰首以觀化夷狄

聞風而損威又曰睿謨深遠明見萬里料敵制勝動中事機又曰朝廷清明戶廷無壅朝奏夕報捷如影響夫招業滂之變大變也精神之所感召意氣之所鼓動者如是乎明見萬里動中事機戶庭無壅朝奏夕報者如是乎其爲黨亦昭昭矣而曰非黨者欺陛下也欺天也欺心也一人之言可以塞天下之口乎陛下固謂庶官攻臺諫有壞綱紀然臣竊觀仁廟朝蘇舜欽爲大理評事監在京宅務上疏有云張觀爲御史

中丞高若訥爲司諫二人者皆登高第頗以文詞進而溫和軟懦無剛鯁敢言之氣斯皆執政引拔建置欲其緘默不敢舉揚其私夫宅務小小監當耳尙敢攻中丞司諫則祖宗故事尙可攷也端平初陳垣以編修官輪對首攻殿中侍御史何琮監察御史何處久陛下旋以琮爲權戶部侍郎處久爲秘書監而垣出知處州陛下之英斷豈反不逮二十七年之前乎頃臣授任之初蒙被訓飭謂臺諫給舍宰臣不當干預是

時卽欲具疏敷陳見陛下憂邊正苦不敢以此傷陛下之意今可因事而言矣夫給舍臺諫乃國家治亂安危之所由出而宰相不許干預不知陛下謀之誰耶陛下深居九重與天下之士大夫未嘗相接何以察其賢否非謀之近習則謀之恩幸之臣又不然則謀之臺諫之長爲陛下鷹犬者陛下且謂近習恩幸之臣能識天下之賢才乎言路之甘爲陛下鷹犬者肯薦天下之賢才乎其不肖之士爲給舍臺諫者近習恩

奏四

五

幸之臣與甘爲鷹犬之臣肯爲陛下排之乎昔高宗中興當紹興之七年狄難已消天下已略定矣高宗以經筵召趙鼎旋俾再相鼎告高宗曰進退人才乃臣職分今之清議所與如劉大中胡寅呂本中常同口季仲之徒陛下能用之乎妬賢黨惡如趙霈胡世將周祕陳公輔陛下能去之乎陛下於此或難則臣何敢措手也於是臣有旨給事中兼侍講直學士院胡世將奪夕瑱爲試兵部侍郎御史中丞周祕罷爲徽猷閣

直學士知秀州如霈公輔等皆相繼補外而劉
大中等以次收召無遺則是宰相可以去中丞
去給事中也而陛下以爲不當于預毋乃非高
皇帝之家法乎陛下自謂臺諫皆出親擢可以
控制宰相不知特可以控制君子之宰相爾其
小人之宰相則內交近習外交恩幸之臣轉以
私人祝其薦引以爲臺諫不分內外上下締爲
死黨只欺得陛下一人故陛下之親擢臺諫實
不能控制小人之宰相也以臣愚見曷若以一

奏四

五

權侍郎解炎臺職而徐庚金方應發程元岳楊
湖南丁應奎並與祠祿則不失輕重抑揚之義
而可以服天下之心陛下何憚而不爲此臣去
冬固嘗疏炎之繆而不敢盡言今所以先述庚
金等之私意而後叙天下之公議者蓋欲釋陛
下嗾使之疑以開陛下神明之聽也臣不任拳
拳取進止臣貼黃臣猶有未畢之悃敢數陳之
臣去冬嘗準御筆欲以沈炎爲戶部侍郎兼知
臨安府臣豈不將順陛下之意乘機而出之則

同日具奏四事

一乞御筆丁大全首降授中奉大夫生前致仕

一乞御筆董宋臣改提舉紹興府千秋鴻禧

觀就紹興府居住臣又照得建康府門司官況

極佳若陛下以此畀之亦不失仕宦之樂并取

聖裁 一乞御筆沈炎除權戶部侍郎徐庚金

方應發程元岳楊湖南丁應奎並與祠祿 一

乞內批高鑄令霸管州軍決脊杖二十配本州

牢城仍籍沒家財 同日奉御筆云覽卿所奏

奏四

五

具悉來意已依所擬施行庶以示朕意卿之此

劄既不付出卻不須報行徐庚金等卿已以一

單劄以發其姦沈炎等不必見之奏劄沈炎姑

少緩除出庶免爲草茅輩所攻以辱臺綱也卿

宜深悉 同日又奉御筆云覽卿所奏極當擬

進三條卽已施行李介叔充司業二人免兼尤

妙是所引去之人卿不可不發其姦前日之判

有識之士莫不難服也十五日又奏云臣恭准

內批付下徐庚金等與祠事以臣愚見當來若

不以炎權戶部從而出之則庚金等與祠爲稱
今陛下既少遲炎之出則庚金等不若與在外
合入差遣然大略不過添倅幹官而已伏乞睿
照

奏四

五

命人差遣然大略不若與祠爲稱
合入差遣然大略不若與祠爲稱
不以炎權戶部從而出之則庚金等與祠爲稱

上謝恩表

臣某言伏以生有同於晝夜定數難逃義莫重於君臣孤忠彌切雖神氣之已索尙心聲之未離親稟遺章遠塵淵聽臣某哽戀頓首伏念臣

迂愚寡偶涼薄多奇方先皇策之嘉定之中濫叨首選逮陛下錄之寶慶之始猥預旁招被三紀之寵榮爲一時之歆豔風波搖兀不知幾賴於扶持雨露霑濡肯使僅成於拱把迄備股肱之列悉由頂踵之恩而臣命與仇謀福隨德謝

奏四

奏

表度浮沉於旣老乃攘臂以冥行富弼畏忌於重來反師心而妄作積爲尤戾合抵誅夷仰聖度之寬洪酌人言而斷制長流遠服曲貸餘生緣臣蒲柳之質早衰桑榆之景寢迫憂危旣極疾病交侵縱秦緩何救於膏肓若曾參將啓於手足自傷末路永別明時伏願皇帝陛下有道之長無爲而治歷變履險已垂四十載之憂勤持盈守成宜底億萬年之安樂與天同久如日方升二堂載賡載歌內甯外謐四海來王來享

